書史姑溪題跋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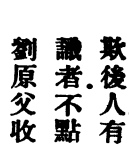
米芾撰

本館據百川學海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書史

宋 米芾撰

金匱石室。汗簡殺青。悉是傳錄。河間古簡。爲法書祖。張彥遠志在多聞。上列沮蒼。按史籀論世減杯傳徒。欺後人。有識所詬。至於後愚妄作。組織神鬼。止可發笑。余但以平生目歷。區別無疑。集曰書史。所指南識者。不點俗目。



劉原父收周鼎篆一器。百字。刻跡煥然。所謂金石刻文。與孔氏上古書相表裏。字法有篆籀自然。欵字。

室仲忽李公麟。收購亦多。余皆嘗賞閱。如楚鍾刻字。則端逸遠高秦篆咸可冠方今法書。

塗壁都市。前人已詳。余閱書白首。無魏遺墨。故斷自西晉。晉賢十四帖。檢校太師李璋。於侍中王貽永家。購得第一帖。張華眞楷鍾法。次王濬。次王戎。次陸機。次郗鑒。次陸琉表。晉元帝批答。次謝安。次王衍。次右軍。次謝萬兩帖。次王珣。次臣詹。晉武帝批答。次謝方回。次郗愔。次謝尚。內謝安帖。有開元印縫兩小璽。建中翰林印。安及萬帖。有王涯永存珍祕印。大卷前有梁秀收閱古書印。後有殷浩印。殷浩以丹梁秀以赭。是唐末賞鑒之家。其間有太平公主胡書印。王溥之印。自五代相家寶藏。侍中國壻。丞相子也。

太宗皇帝文德化成。靖無他好。留意翰墨。潤色太平。淳化中。嘗借王氏所收書。集入閣帖十卷。內郗愔兩行二十四日帖。乃此卷中者。仍於謝安帖尾。御書親跋三字。以還王氏。其帖在李璋家。余同王澮之飲于李氏園池。閱書畫竟日未出。此帖棗木大軸。古青藻花錦作褾。破爛無竹模。晉帖上反安冠簪樣。古玉軸。

余尋製摹裝軸。池中拆玉軸。王澐之加糊共褒焉。一坐大笑。要余題跋。乃題曰。李氏法書第一。（亦天下法書第一也。）又晉謝奕、桓溫、謝安三帖爲一卷。上有寶蒙審定印。謝安帖後以濃墨模楊。遂全暈過。後歸副車王詵家。分爲三帖云。失謝安帖。以墨重暈。唐人意寶此帖。而反害之也。後人可以爲戒。李瑋云。亦購于王氏。又黃素黃庭經一卷。是六朝人書。絹完。並無唐人氣格。縫有書印字。是曾入鍾紹京家。黃素縝密。上下是烏絲織成欄。其間用朱墨界行。卷末跋台倦二字。有陳氏圖書字印。及錢氏忠孝之家印。陶穀跋云。山陰道士劉君。以羣鵝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此書乃明州刺史李振景福中罷官過浚郊。遺光祿朱卿卿名友文。卽梁祖之子。後封博王。王薨。余獲于舊邸。時貞明庚辰秋也。晉都梁苑。因重背之。中書舍人陶穀記。是日降制。以京兆尹安彥威兼副都統。余跋云。書印字。唐越國公鍾紹京印也。晉史載爲寫道德經。當舉羣鵝相贈。因李白詩送賀監云。鏡湖流水春始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世人遂以黃庭經爲換鵝經。甚可笑也。此名因開元後世傳黃庭經多惡札。皆是僞作。唐人以畫贊猶爲非眞。則黃庭內多鍾法者。猶是好事者爲之耳。又有唐摹右軍帖。雙鈎蠟紙。摹末後一帖。是奉橘三百顆。霜未降。未可多得。韋應物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更待滿林霜。蓋用此事。開皇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參軍學士諸葛穎諮議參軍開府學士柳顧言釋智果跋其尾。

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行書帖眞跡。天下法書第二。右軍行書第一也。帖辭云。羲之死罪。伏想朝廷清和。稚恭遂進鎭東西齊舉。想尅定有期也。羲之死罪。長慶某年月日。太常少卿蕭祐鑒定。在王珪馮玉

家。後有禹玉跋以門下省印印之。時貴多跋後爲章惇子厚借去不歸。其子仲脩寄遺介請。未至。是竹絲乾筆所書。鋒勢轉物。揮霍濃淡。如雲煙變態多態。清宇破損。余親臨得之。

王羲之玉潤帖。是唐人冷金紙上雙鈎摹帖云。官奴小女玉潤。病來十餘日了。不令民知。昨來忽發痾。至今轉篤。又苦頭癰。頭癰已潰。尙未足憂。痾病少有差者。憂之焦心。良不可言。頃者艱疾未之有。良由民爲家長。不能克己勤修。訓化上下。多犯科誡。以至於此。民惟歸誠待罪而已。此非復常言常辭。想官奴辭已具。不復多白。上負道德。下愧先生。夫復何言。此帖連在稚恭帖後。字大小一。如蘭亭。想其眞跡神妙。右軍快雪時晴帖云。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爲結力不次。王羲之頓首。山陰張侯是眞字。數字帶行。今世無右軍眞字帖。末有君倩二字。疑是梁秀縫有褚氏字印。是褚令所印。蘇氏有三本。在諸房一余易得之。一劉涇巨濟易得。無褚印。

晉太宰中書令王獻之字子敬。十二月帖。黃麻紙。辭云。十二月割至否。中秋不復不得想。未復還慟理爲卽甚省如何。然勝人何處等。處等大軍下一印曰鐸書。是唐相王鐸印。後有君倩字。前有絹小帖。是褚遂良題曰。大令十二月帖。此帖連筆如火筋畫灰。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天下子敬第一帖也。元與快雪帖相連。蘇太簡家物。上有國老才翁子美題跋云。鹵僧守一所藏。先令以命服得之。子美子激字志東。與余分藏。以書畫寶玩易之。

王羲之筆精帖。內兩字集在諸家碑。上縫有正觀半印。王獻之日。寒帖有唐氏雜跡印。後有兩行。謝安批。

所謂批後爲答也。唐太宗不敬獻之慰問帖。故於帖上刮去不次。獻之白字。謂之羊欣。以應募而以前帖爲薄紹之書。跋尾書官姓名。云大曆某年月日。下刮去古姓名。五代人題曰。薛邕記之。後題一行曰。某年和傳遺。余押字。是薛丞相居正。此是和凝丞相。改爲薛氏故物。以遺薛也。其後歸王文惠家。文惠孫居高郵。幷收得褚遂良黃絹上。臨蘭亭一本。乞貨之官。許余以五十千質之。余時遷葬丹徒。約王君友壻宗室時監羅務令輒亦欲往。別約至彼交帖。王君後余五日至。余方襄大事。未暇見之。事竟見云適沈存中借去。吾拊牌驚曰。此書不復歸矣。余遂過沈問焉。沈曰。且勿驚。破得之當易乞王維雪圖。其父嘗許見與也。余因不復言。後數日。王君攜褚書見過。大歎曰。沈使其壻以二十星資其行。請以二十千留褚書。余因不復取。後十年王君卒。其子居高郵。欲成姻事。因賀鑄持至儀眞。求以二十千售之。後蘇頌丞相家。與沈之子博毅同會。問所在。曰分與其弟矣。翌日蘇舜元子云屢見之。

王獻之送梨帖云。今送梨三百顆。晚雪殊不能佳。上有梨幹黎氏印。所謂南方君子者。跋尾半幅云。因太宗書卷首見此兩行十字。遂連此卷末。若珠還合浦。劒入延平。大和三年三月十日。司封員外郎柳公權記。後細題一行曰。又一帖十二字。連之。余辨乃右軍書。云思言敍卒何期。但有長歎念告。公權誤以爲子敬也。縫有正觀半印。世南孝先字。跋孝先是本朝王曾丞相字。劉季孫以一千置得。余約以歐陽詢眞跡二帖。王維雪圖六幅。正透犀帶一條。硯山一枚。玉座珊瑚一枝。以易劉見許。王詰借余硯山去不卽還。劉爲澤守。行兩日。王始見還。約再見易。而劉死矣。其子以二十千賣與王防。唐太宗書竊類子敬。公權能於

太宗書卷辨出而復誤連右軍帖爲子敬。公㪷知書者。乃如此。其跋馮氏西昇經。唐經生書也。乃謂之褚書者。同也。蓋能書者未必能鑒。余既跋定之。蘇子瞻於是跋詩曰。家雞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蓋以晉史太宗贊貶子敬也。然唐太宗力學右軍不能至。復學虞行書。欲上攀右軍。故大罵子敬耳。子敬天眞超逸。豈爻可比也。

王羲之來戲帖。黃麻紙。字法清潤。是少年所書。滿一幅。其間數字難辨。六朝寫經。偏字注之。後人復以雌黃塗蓋。歲久膠落字見。五分在丁晉公孫受繪像恩澤者房下。云晉公故物也。欲以二十千見歸。余卽以其直取。君以與余來往議此帖。書粘於後。賓於其鄰大姓賈氏。得二十千。蓋意其可贖也。今十五年矣。猶在賈氏。曾經人用薄紙揭書。墨卽透數行。仍汙靜地。深可歎息。其家又有韓擇木八分一卷。唐人薄紙摹五帖一幅。

王羲之桓公破羌帖。有開元印。唐懷充跋。筆法入神。在蘇之純家。之純卒。其家定直。久許見歸。而余使西京未還。宗室仲爰力取之。且要約曰。米歸有其直。見歸卽還。余遂典衣以增其直。取回。仲爰已使庸工裝背。剪損右跋尾。參差矣。痛惜痛惜。

王右軍筆陣圖。前有自寫眞。紙緊薄如金葉。索索有聲。趙竦得之于一道人。章惇借去不歸。王右軍書家譜。在山陰縣王氏。右軍東方朔畫贊。糜破處。歐陽詢補之。在丁諷學士家。歸宗室令時劉涇。以僧繇畫梁武帝像易去。

樂毅論。智永跋云。梁世摹出。天下珍之。其間書誤兩字。遂以雌黃治定。然後用筆。今世無此改誤兩字本流傳。余於杭州天竺僧處得一本。上有改誤兩字。又不闕唐諱。是梁本也。

晉庾翼稚恭眞跡。在張丞相齊賢孫直淸汝欽家。古黃麻紙。全幅無端末。筆勢細弱。字相連屬。古雅。論兵事有數翼字。上有寶蒙審定印。後連張芝王廙草帖。是唐人僞作薰紙。上深下淡。筆勢俗甚。語言無倫。遂使至寶雜於瓦礫可歎。余屢言與汝欽不肯拆也。

濮州李丞相家多書畫。其孫直祕閣李孝廣收右軍黃麻紙十餘帖。一樣連成卷。字老而逸。暮年書也。略記其數帖辭。一云。白石枕殊佳物。深感卿至。一云。卿事時了。甚快。羣凶日夕云云。此使鄴下一日爲戰場。極令人惆悵。豈復有慶年之樂耶。思卿一面無緣。可歎可歎。一云。九日以當力見。一云。重熙八日過信安。一云。祠物常治護。信到便遣來。忽忽善錯也。一云。謝書云云。今送一云鶺等不佳。令人弊見此輩。吾衰老不復堪。此餘不記也。後有先君名印。下一印曰尊德樂道。今印見在余家。先君嘗官濮。與李柬之少師以碁友善。意其弈勝之。余時未生。此帖一卷。世未見其比。故是右軍名扎也。又有歐陽詢故事十餘帖。老筆相連。其子通書評書一卷。張顚絹帖一卷。七八帖乃少時書。並在李孝廣處。

中貴高樓楊氏收數帖。蕭思話表一。思話字有鍾法。此乃無。而武帝批答四字。君臣筆氣一同。紙古。後破前完。此是唐人所爲。然亦佳作。今人不能爲也。又王珉書眞草。是眞跡。有鍾張法。張翼當是作宋翼魏人非眞。又阮研草帖。奇古。非僞。又一帖。如竹片書。亦好事者爲之。並無古印跋可考。

陳僧智永眞草書歸田賦在襄陽魏泰處後有一跋題云開成某年白馬寺臨一過潭記白麻紙書世人收智永書未有若此眞也虞世南出於此書魏誤題曰虞世南書耳

唐彭王傅徐浩書贈張九齡司徒告浩九齡之甥在其孫曲江仲容處用一尺絹書多渴筆有鋒芒辭云正大廈者柱石之力匡帝業者輔相之功生則保其雄名歿猶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贈特至於國章故荆州大都督張九齡維嶽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儻言定於社稷先覺合於蓍蔡永懷賢相可謂大臣束帛所加樵蘇必禁荆州之贈相府未崇爰從八命之秩更重三台之位可特贈司徒嘗借留余家半月唐中書令褚遂良枯木賦是粉蠟紙楊書後有未能二字余辯是戃鈞唐人不肯欺人若無此戃鈞二字則皆以爲眞矣在承議郎壽春魏綸處余於潤州見之

智永千文唐粉蠟紙楊書內一幅麻紙是眞跡末後一幅上有戃鈞摹字與歸田賦同意也料是將眞跡一卷各以一幅眞跡在中楊爲數十軸若未無鈞填一字固難辨也是賈安公物作潤筆送王荆公其弟安國得之今在葉濤處安國婿也有古跋云契闊艱難不敢失墜學歐陽詢行體

唐越國公鍾紹京書千文筆勢圓勁在丞相恭公孫陳弁處今爲宗室令穰所購諸貴人皆題作智永余驗出唐諱闕筆及以遍學寺碑對之更無少異大年於是盡剪去諸人跋余始跋之

呂夏卿子通直君有歐陽詢草書千文蔡襄跋爲智永通直出示余欲跋答以必改評乃跋君欣然遂於古紙上跋正通直君失其名字

唐人臨智永千文半卷。在丞相蘇頌家。蘇耆家蘭亭三本。一是參政蘇易簡題。贊曰。有若像夫子。尚與闕里門。虎賁類蔡邕。猶旁文舉尊。昭陵自一閉。眞跡不復存。今余獲此本。可以比瑚璉。第二本在蘇舜元房。上有易簡子。耆天聖歲跋。范文正王堯臣參政跋云。才翁東齋書。嘗盡覽焉。蘇泊才翁子也。與余友善。以王維雪景六幅。李王劼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易得之。毫髮備盡。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榛筆鈎廻。筆鋒直至起筆處。懷字內折筆抹筆。皆轉側褊而見鋒。壑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於斫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此定是馮承素湯普徹韓道政。趙模諸葛正之流。楊賜王公者。碾花眞玉軸。紫錦裝。皆在蘇氏舜元房。題爲褚遂良摹。余跋曰。樂毅論正書第一。此乃行書第一也。觀其改誤字。多率意爲之。咸有褚體。餘皆盡妙。此書下眞跡一等。非深知書者。未易道也。贊曰。熠熠客星。豈晉所得。養器泉石。留腴翰墨。戲著標談。書存焉式。鬱鬱昭陵。玉盌已出。戎温無類。誰寶眞物。水月非虛。移模奪質。繡繰金鏑。瓊機綿綎。猗歟元章。守之勿失。第三本。唐粉蠟紙摹。在舜欽房。第二本所論數字精妙處。此本咸不及。然固在第一本上也。是其族人沂摹。蓋第二本毫髮不差。世當有十餘本。一絹本在蔣長源處。一紙本在其子之文處。是舜欽本。一本在滕中處。是歸余家本也。一本在之友處。

泗州南山杜氏父爲尚書郎。家世杜陵人。收唐刻板本蘭亭。與吾家所收不差。有鋒勢筆活。余得之。以其本刻板。回視定本。及近世妄刻之本異也。此書不亡于後世者。賴存此本。遇好事者見求。即與一本。不可

再得世謂之三米蘭亭。

宗室叔盎收蘭亭。遂不及吾家本。在舜欽本上。因重背。易其後背紙。遂乏精彩。然在都門最爲佳本。王鞏見求余家印本曰。此湯普徹所摹。與贈王詵家摹本一同。今甚思之。欲得此以自解爾。錢塘關景仁收唐石本蘭亭。佳於定本。不及余家板本也。

唐太師顏眞卿不審乞米二帖。在蘇澥處。背縫有吏部尚書銓印。與安師文家爭坐位帖。責峽州別駕帖。縫印一同。爭坐位帖。是唐畿縣獄狀碰熟紙。韓退之以用生紙錄文。爲不敏也。生紙當是草上所用。內小字。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於行下空紙邊橫寫。與刻本不同。此帖在顏最爲傑思。想其忠義憤發。頓挫鬱屈。意不在字。天眞罄露。在於此書。石刻粗存梗槩爾。余少時臨一本。不復記所在。後二十年。寶文謝景溫尹京云。大豪郭氏分內一房。欲此帖至折八百千。衆乃許取視之。縫有元章戲筆字印。中間筆氣。甚有如余書者。面喻之。乃云。家世收久。不以公言爲然。

峽州別駕帖。白麻紙。眞字。云疎拙抵罪。聖慈含弘。猶佐列藩。不遠伊邇是也。字類糾宗碑。清甚。又祭濠州使君文。鹿肉帖。並是魯公眞跡。

山陽簿張君齊賢。丞相之後。收魯公二帖。云奏事官至。又曰爲憲之功。後帖張叔郎官求辟。類乞米帖。及李太保帖。

朱巨川告。顏書。其孫灌園。屢持入秀州。崇德邑中。不用爲蔭。余以金梭易之。又一告。類徐浩書。在邑人王

衷處。亦巨川告也。劉涇得余顏告。背紙上有五分墨。至今裝爲祕玩。然如徐告粗有徐法爾。王詵與余厚善。愛之篤。一日見語曰。固願得之。遂以韓馬易去。馬尋於劉涇處換一石也。此書至今在王詵處。

送劉太沖序。碧牋書。王欽臣故物。後有王參政名印。王云因與唐垌兩出書。各誤收卷去。垌以將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鄰字剪去。碧牋宜墨。神彩艷發。龍蛇生動。覩之驚人。不裝背。揭去背紙。以厚紙散卷之略。一出卽卷去。其子云。與智永千文。柳公權書柳尊師誌。歐陽郡陽帖。並同葬矣。亦可歎息也。或謂密爲王詵購去。

蘇之才收碧牋文殊一幅。魯公妙迹。又有與夫人帖一幅。當是其婢。今在王詵家。

魯公寒食帖。綾紙書。在錢勰處。世多石刻。

魯公一軸五帖。見石齋言在兄處。副車之孫也。

懷素絹帖第一帖。胷中刺痛第二帖。恨不識顏尚書第三帖。律公好事。是懷素老筆。並在安師文處。元祐戊辰歲。安公攜至。留吾家月餘。臨學乃還。後有呂汲公大防上下題。今歸章公惇。

懷素千文絹本眞迹。在蘇液家。沈遘家刻板本。是後歸章惇家。

懷素詩一首。絹上眞迹。王鞏易與王詵家。

懷素絹帖一軸。雜論故事。後人分剪爲二十餘處。王詵累年遂求足元數。又一云史陵者絹帖。以六朝古賢一幀。易與王詵。

懷素書任華歌眞跡兩幅絹書字法清逸歌辭奇偉在王詵家詵云尚方有其後三幅
懷素草書祝融高坐對寒峰絲絹帖兩行此字最佳石紫微常刻石其六行今不見前四行問夷庚云與
王欽臣家雜色縑絹背以詩代懷帖同軸今聞王之子爲宗室所購是懷素天下第一好書也
懷素自敍眞迹在蘇泌家前一幅破碎不存其父集賢校理舜欽自寫補之
懷素草書楮紙三幅在故相洛陽張公孫直清家
馮京家收懷素絹上詩一首張伯高少時絹上草書兩幅張書今歸薛紹彭
薛紹彭有懷素一軸絹書肅宗行書綾紙千文購于錢景淸處又王仲至處楮書麻紙一幅楊凝式小字
黃麻紙一幅余皆見之歐陽詢孝經一卷薛臨寄錢公未見眞跡
唐率府長史張顚字伯高眞迹四帖在杭州陸氏大姓家舊有五帖第一秋深第二前發第三汝官第四
昨日第五承顏今所存四帖汝官後有古印文訛不可辨昨日承顏二帖小牋紙也陸氏子素從關景仁
學關因借摹三太帖余亦見石本于關中宋氏及官桂林關杞爲使者語及始知石在關氏又五年官潭
關杞通判邵州以石本見寄又三年官杭而關景仁爲錢塘令因陸氏子登第者來謁與關同往謝而閱
之獨失秋深第一帖詰之顰蹙而言嘉祐中爲太守沈遘借閱拆留余遣工摹餘帖卽歸詰遘弟邁時爲
郡從事乃云在其姪延嗣處余往見遂得閱後購得之
張伯高虎兒等三帖楮紙非眞迹在王詵家蘇氏物也黃魯直贈小兒詩云我有元暉古印章印刓不忍

與諸郎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取此爲故事也
張伯高賀八清鑑帖楮紙眞迹字法勁古不類他書世間伯高第一書也蘇液家世多石刻後歸章惇家
伯高全本千文曾孝蘊云在京師謝氏處謝氏景温寶文遠族也
伯高五帖黃經紙少時書辭云往往與來五指包管等是也在楊傑家傑父學草故收得逐語斷處卽剪作一軸黃油拳經紙與王仲至千文一同並無古印跋伯高名犯廟諱字余於皎然詩集中得之
蘇之純藏張顚草書又蘇泌房所藏詞云國士何日得至南中皆非伯高眞迹亦無古印跋
唐垌處黃楮紙伯高千文兩幅與刁約家兩幅一同是暮年眞迹每辯六七字刁氏者後有李王徐鉉跋爲人僞刻建業文房之印印之連合縫印破字每見令人歎息
唐辯才弟子草書千文黃麻紙書在龍圖閣直學士吳郡滕元發處滕以爲智永書余閱其前空才字全不書固已疑之後復空永字遂定爲辯才弟子所書故特闕其祖師二名耳
唐虞世南枕臥帖雙鈎唐摹在闕杞處上有褚氏圖書古印關嘗謂余曰昔越州一寺修佛殿於梁栱內藏一甎古摹帖數十本所可記者王右軍十七帖世南枕臥帖十闕九帖褚遂良奉書寧帖上皆有褚氏圖書印毫髮乾濃畢備關與僧善購得枕臥十闕九奉書寧三帖
虞書積時帖古雙鈎摹在洛陽李熙處維之孫也縫亦有褚氏印余嘗借摹
世南理頭眩藥方雙鈎摹本在鮑傳師家後爲俗人添入羲之兩字傳入晉州法帖以爲羲之書鄙瞽可

虞世南書經在虞僧寺.

世南汝南公主銘起草洛陽王謹處.見摹本.云眞迹在洛陽.好事家有古跋.後十年見眞迹.在故相張公孫直清處.其後止貞觀十年十一月丁亥朔十六日.旁小字注云.赫赫高門.在裴丞相家是其銘.然此幅文但至半而止.行下有空白紙.猶空十一字.此蓋卒日猶未言葬也.闕文尙多.安得便言赫赫高門不當.後幅却與前幅不相連屬也.其前褾紅綾色如新.有名幾玄題其褾云.故祭酒崔十八丈綽常.與寇章賀拔恭皆以鑒賞相尋.每稱伏膺虞書.多歷年所.自會昌以來.時覩斯帖.因致其眞隸有加.頃年崔丈每送予兄弟下第東歸.必云.此去獲見汝南帖.亦何減於昇第耶.所惜者闕其銘文耳.咸通二年春.於存神室輟獻子凝良足嗇愛也.幾玄不知何人也.虞帖爲時所重如此.今好事家絕不曾見眞迹.摹本枕臥積時.蚪牙頭風.四摹帖.一關中刻石帖.今法帖所載耳.世最少者子敬虞帖.今好事家一字亦無耳.

唐僧高閑草書千文.楮紙上眞迹在李熙處.

唐禮部尙書沈傳師書道林寺詩.在潭州道林寺四絕堂.以杉板略薄布粉不蓋紋.故歲久墨不脫.至裴度書杜甫詩.粉多只存一甫字.在松板節.余嘗爲杜板行以紀其事.沈板余官潭留書齋半歲臨學.後爲摹石.僧希白摹務欲勁快.多改落筆端直.無縹緲縈回飛動之勢.

唐太宗率更令歐陽詢書荀氏漢書.節楮册小楷.在潭州南楚門外胡世淳處.

歐陽詢書道林之寺牌。在潭州道林寺。筆力勁險勾勒而成。有刻板本。又江南廬山多裴休題寺塔諸額。雖乏筆力。皆眞率可愛。

唐末人學歐尤多。四明僧無作學眞字八九分。行字肥弱。用筆寬。又有七八家不逮此僧。唐賊張廷範亦學歐陽詢。多有此賊跋。一霎鈎摹歐帖。上有此賊印。云清河張廷範印。及題曰便是至寶也。惜之惜之。永爲所寶之寶。皆學歐行。余跋曰。唐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書。唐人所摹。後一行印文曰。清河張廷範私記。廷範、唐賊也。時衰代替。賊之所好。涉于衣冠。此攘奪所生也。今太平君子或富貴則崇貨利。乃賊所先。故不剪除。既著其賊。又爲太平君子之勸。其書扎印記翩翩自喜之心。忘其爲賊之著也。嗟乎。　國初孫妃弟驃騎孫思皓學歐。本朝無人過也。

歐陽詢黃麻紙草書孝經。是馬季良龍圖孫大夫直溫所收。今歸薛紹彭家。

宗室令穰收歐陽詢三軸。第一軸蘇彥語箴。次幅故事兩段。有開元縫印。翰林之印。李林甫等臣跋。及知書樓官名氏。末後唐賊蔣玄暉題。宣徽兩院使印。余以智永三行帖。陸柬之頭陁寺碑一幅易得。語箴第二軸。草帖五紙。第三軸行書故事。皆有開元姚宋印跋。草帖乃暮年書。精彩動人。行書、少時書也。

歐陽詢草書也字。末筆倒廢。不見其所出。余家得正觀御府右軍三帖。末後一帖也字。乃歐法所出。世之眞迹與石刻帖。並無此也字耳。

歐陽詢碧牋草聖四幅。在故相齊賢孫張公直清處。孫過庭草書書譜。甚有右軍法。作字落脚差近前而

盧此乃過庭法凡世稱右軍書有此等字皆孫筆也凡唐草得二王法無出其右又有千文一本是少年書不逮書譜並在王鞏家今歸王詵家

陳賢草書帖六七紙字亦奇逸難辨如日本書上亦有唐氏雜迹字印在李瑋家又多似歐陽詢草

洪元愼集右軍越州寺碑眞迹在越州僧正子文處嘗通書許借未果余託提刑喬執中攜告往質看亦不肯出欲泌幹至越會家難不果去今要度牒易

陸柬之十八學士贊西京留臺王瓘云在舍弟珪處老子西昇經裴度柳公權跋爲褚公書與閻立本畫圖同在馮當世家吾見之皆非也是唐初書畫與柳跋是眞跡二君亦不能鑒耳

唐高閑書令狐楚詩在尚書李常家

柳公權紫絲靸蘭亭詩二帖待制王廣淵摹石跋云龍圖大諫李公帥府暇日出書因請摹石乃李柬之少師也洛陽人今在富鄭公子宿州使君家

唐慕皇象急就章有隸法在故相張齊賢孫直清處唐李邕四帖內一帖碧牋有唐氏雜印勾德元圖書記陳氏圖書印與石夷庚所藏多熱帖同自丁喬大夫歸章惇家丁晉公故物也

多熱要葛粉帖白麻紙上有唐氏雜迹印陳氏圖書印勾德元圖書印乃紫微舍人石揚休物今在其孫前宿州支使夷庚處前一帖與光八郎謝惠鹿帖眞迹余過莆上於夷庚處易得之光八郎帖今歸王詵呂公孺處李邕三帖第一改少傅帖深黃麻紙淡墨淳古如子敬第二縉雲帖淡黃麻紙第三碧牋勝和

帖以尚書戶部印印縫古印有陳氏圖書勾德元圖書記唐氏維迹印丙子歲第一歸薛紹彭第二歸高公繪第三余以六朝畫古賢韓馬銀博山金華洞天石古鼎復忘記數種物易得于其孫端問余嘗以碧牋臨三帖與眞無異呂復攜去裝褫矣陳氏台僭勾德元唐氏三人者大是一賞鑒人世之名書上無不有其書印德元當是中正本朝人通史學

馮京家收唐摹黃庭經有鍾法後有褚遂良字亦是唐一種僞好物

李錞收唐人歐行書兵箴劉冲之丞相家物

劉涇書來連漪曰收唐絹本蘭亭無奇獲且漫眼耳殊非自標制語也余答以詩曰劉郎無物可縈心沉迷蠹縑與斷簡求新不獲狂時發自謂下取且漫眼猗嗟斯人今實尠我欲從之官有限何時大叫劉子前踶閱墨皇三復返君貽余詩嘗曰祕笈墨皇曾敬識林希送余詩壺嶺共傾銀雪水墨皇猶展玉樓風壺嶺、謂硯山也

劉涇倅莫王貽永侍中孫爲守得摹帖一卷乃胄曹參軍李懷琳僞作七賢帖後人所撰也內搏赤猿帖云僕不想欲爾夢搏赤猿其力甚於貔虎良人反覆余乃觀天背地覩穹亦當不爽但僕之不達安得不憂吉乎報我凶乎詳告三日阮籍白繇君此帖比今刻石字多乃懷琳所撰語也而法書要錄所載七賢帖太宗知其僞愛之以正觀字印之入御府又有李氏衡帖云衡稽首和南近奉勑寫急就章遂不得與郗書耳但衡不能拔賞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多歷年二十著詩論草隸通解不敢上呈衡有一弟子王

逸少甚能學衞眞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師可詣晉尙書館書耳。仰憑至鑒。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衞和南。此帖比今閣帖字亦多。亦其所撰也。次無名帖。次郗超帖。亦摹在閣帖中。次陸機衞恆帖。衞亦摹入閣帖也。後余以畫易于劉涇。分前四帖與李錞。皆正觀間一種僞好物。

楊凝式字景度。書天眞爛熳。縱逸類顏魯公。爭坐位帖。祕閣校理蘇澥家有三帖。第一白麻紙。曰景度上大僊。第二第三小字。與薛紹彭家所藏正書相似。余三次易得。後以第一易與王詵。第二易與劉涇。余家今收楮紙上詩云。春來冰未泮。冬至雪初晴。爲報方袍客。豐年瑞已成。王以畫易于趙叔盎。紛披老筆。王安石少嘗學之。人不知也。元豐六年。余始識荊公於鍾山。語及此。公大賞歎曰。無人知之。其後與余書簡。皆此等字。

張直淸家。楊凝式數帖。眞行甚好。

劉瑗收碧牋王帖。上有勾德元圖書記。保合大和印。及題顯德歲嘗愛吾家顧愷之淨名天女。欲以畫易。吾答以若有子敬帖便可易。伯玉答曰。此猶披沙揀金。此語甚妙。余白首收晉帖。止得謝安一帖。開元建中御府物。曾入王涯家。右軍二帖。正觀御府印。子敬一帖。有褚遂良題印。又有丞相王鐸家印記。及有顧愷之戴逵畫淨名天女觀音。遂以所居命爲寶晉齋。朱長文收錦織成諸佛。闊四赤。長五六赤。上有織成牌子。題晉永和年造。與余家一古書囊。織成山水神僊錦一同。雲鳳山禽猿鹿。如畫也。

余收子敬范新婦唐摹帖。獲于蘇澈家。後有倩仲跋。余題詩曰。正觀款書丈二紙。不許兒奇專父美。何爲

寥寥寶是似。遭亂眞歸火兼水。千年誰人能繼趾。不自名家殊未智。嗟爾方來眼須洗。玉蹊金題半歸米。又和云雲物龍蛇森動紙。父子王家眞濟美。張翼小兒寧近似。滄溟浩對蹄跨水。騰蛇無足鼈多趾。以假易眞信用智。龜澼雖多手屢洗。卷不生毛誰似米。又和云直裂紋勻眞古紙。跋印多時俗眼美。誠懸尙復誤疑似。有渭方能辨涇水。眞僞頭面拳趺趾。久假中分辨愚智。寶軸時開心一洗。百氏何人傳至米。黃庭堅和題于後云。王令遺墨方尺紙。尾題倩仲實子美日家藏本略相似。如日行天見諸水。拙者竊鈎輒斬趾。田恆取齊幷聖智。錦囊昏花百過洗。湖海濯纓人姓米。蔣之奇一韻和三首。呂升卿和二首。林希和三首。劉涇和兩首。余章和一首。余後二首又再和者。共成一軸。林子虛借去未還。

劉涇收許渾烏絲欄手寫詩一百篇。字法極不俗。第一篇。湘潭雲盡暮煙出。巴蜀雪銷春水來。盡是面覩西南世界一段物色。自有識者知之。剪前一幅易與杜介一幅在王詵處。

劉涇在宿州。平生初收白麻紙。臨顏書太冲序。乃具祕笈第一物。至潤收封敕行。李文饒太尉告許渾詩次得智永板本千文。其後得余家十七帖。日本書。及日本告吳融司空圖贈詈光歌。張顚詈光亞栖等書。韓馬戴牛又楊傑處。得正觀御府內史官奴帖。余以十七帖以下諸物。易歸余家。余先於唐垌處。易得右軍尙書帖。云得于僧淸道。亦有正觀印印文。遂復合。仍帶元截紙痕一條。故一物也。林希見余家此軸。嗟嘆云。祕府所有。殆不過是。希嘗見閣下一卷。正觀字印。相去五寸許。不相連。若眞印。印則四枚。理無平勻。若僞雕。必只一鈕。用皆齊一也。余聞之慍甚。慚展閱慍極。試取視之。左右上下。無一相當者。疾呼輿過林。

語所以公擊節曰公此書愈妙也此公精思如此方是時劉涇不信世有晉帖後十五年始得子鸞字帖云是右軍余云恐是陳子鸞未經余目後薛紹彭書來亦云六朝書又得梁武像見報余時使漣漪答君詩云劉郎收畫早甚卑折枝花草首徐熙十年之後始聞道取吾韓戴爲神奇邇來白首進道奧學者信有髓與皮始知十篋但遮壁牛馬祇可裹弊帷義羲太平老寺主白紗冒首無冠蒩武士後列肅大劍宮女旁侍顰脩眉神清眸子知寡欲齒露脣反法定饑世人覩服似摩詰不識六朝居士衣僧繇勿輒亂唐突梁時筆法了可知道子見之必再拜曹盧何物望藩籬本當第一品天下却緣顧筆在漣漪劉君既收右軍子鸞帖作贊見寄其略曰執黑帝矩作黑風雨大一尺許星五十五奇文也時君罷虢州未別除余戲答曰清明去郡則得郡安用作業解洗業以戲之薛紹彭以書畫情好相同嘗寄書云書畫間久不見薛米余答以詩云世言米薛或薛米猶言弟兄與兄弟四海論年我不卑品定多知定如是劉涇過薛見書大叫書來云云余答以詩云唐滿書奩晉不收却緣自不信雙眸發狂爲報豢龍子不怕人稱米薛劉劉君舊不收晉帖云無眞只收唐帖故有是句

余臨大令法帖一卷在常州士人家不知何人取作廢帖裝背以與沈括一日林希會章惇張詢及余於甘露寺淨名齋各出書畫至此帖余大驚曰此芾書也沈悖然曰某家所收久矣豈是君書芾笑曰豈有變主不得認物耶

余居蘇與葛藻近居每見余學臨帖卽收去遂裝黏作二十餘帖倣名畫記所載印記作一軸裝背一日

出示。不覺大笑。葛與江都陳臾友善。遂贈之。君以爲眞。余借不肯出。今在黃材家。

余臨張直淸家虞永興汝南公主墓誌。浙中好事者以爲眞刻。石右軍帖尤多。

裝書褾前須用素紙一張。捲到書時。紙厚已如一軸子。看到跋尾。則不損古書。所用軸頭。以木性輕者。紙多有益於書。油拳麻紙硬堅損書。第一池紙勻礪之。易軟少毛。澄心其製也。今人以歙爲澄心可笑。一卷卽兩分理。軟不耐卷。易生毛。古澄心以水洗浸一夕。明日鋪於卓上。曝乾。漿礪已去紙。復元性。乃今池紙也。特擣得細無筋耳。古澄心有一品薄者。最宜背書。台藤背書滑無毛。天下第一。餘莫及。

唐人背右軍帖。皆硾熟軟紙如綿。乃不損古紙。又入水蕩滌而曝古紙。加有性不糜。蓋紙是水化之物。如重抄一過也。余每得古書。輒以好紙二張。一置書上。一置書下。自傍濾細皂角汁和水。霈然澆水入紙底。於蓋紙上用活手軟按拂。垢膩皆隨水出。內外如是。續以淸水澆五七遍。紙墨不動。塵垢皆去。復去蓋紙。以乾好紙滲之。兩三張。背紙已脫。乃合于半潤好紙上。揭去背紙。加糊背焉。不用絹壓四邊。只用紙。免摺背重弸損古紙。勿倒襯帖。背古紙。隨隱便破。只用薄紙與帖齊頭。相拄見其古損斷尤佳。不用貼補。古人勒成行道。使字在筒瓦中。乃所以惜字。今俗人見古厚紙必揭令薄。方背。若古紙去其半。損字精神。一如摹書。又以絹帖勒成行道。一時平直。良久舒展爲堅。所隱字上却破。京師背匠壞物不少。王詵家書畫屢被揭損。余諭之。今不復揭。又好用絹背。雖熟猶新硬。古紙墨一時蘇磨。落在背絹上。王所藏書譜。桓謝帖俱爲絹磨損。近好事家例多絹背磨損。面上皆成絹文。余又以右軍與王述書易得唐文皇手詔。以棗花

黃綾背識面上。一齊隱起花紋。余尋重背以台州黃巖藤紙。碾熟揭一半背。滑淨軟熟。卷舒更不生毛。余家書帖多用此紙。一一手背手裝。方入笈。古背佳者。先過自揭不開。乾紙印了面向上。以一重新紙四邊著糊黏卓上。帖上更不用糊。令新紙虛弼壓之。紙乾下自乾。愼不可以帖面金漆卓揭起。必印墨。余背李邕光八郎帖。光王琚也。揭起黏一分墨在金漆卓上。一月餘惜不洗卓。此帖今易與王詵。上有唐氏雜迹陳氏圖書印。得于石夷庚昌言故物也。後石攜第三厲少府到京。帖王因與以五十星洗鑼不肯易。今居陳州。有古軍古鳳池紫石硯。蘇子瞻以四十千置往矣。古硯心凹。所謂硯瓦如銅瓦。筆至水即圓。古書筆圓。有助于器也。今世傳古畫晉賢圖猶存其製。余收晉硯一。智永硯一。心如臼。天章寺僧所獻也。

右軍唐摹四帖。一帖有裹鮓字。薛道祖所收。命爲裹鮓帖。兩幅是冷金硬黃。一幅是楮薄紙。摹右軍暮年更妙帖也。其一幅云。欲與彥仁集界上平自可。且何所諮人。乃王道平平。其平字音便。又見晉人語氣。上有弘文印印在帖心。面上不印。縫四邊亦有小開元字印。御府帖也。

宋子房收得唐開元摹右軍帖。末有李林甫等臣跋。今歸王詵。翰林印皆在也。內異熱一帖。歸薛紹彭。王詵收勅二道。是賜浙西節度旌節。與顏魯公前中書門下如今制。後郭子儀書名。立人無下一畫字長。題月日。到眞卿二字。名如今落日押字。左手下角孔目官名。又知唐勅制。皆眞名不花押。今時以片紙黏於前頭。連勅落日書押字。如常式文牒。似不敬也。三公第一等人。各書名。雖大紙吏文。亦足收也。許彥先有南州刺史告。眞卿二字。吏部尚書。時字甚淳勁。

蘇耆書畫紀述。與鳳師嘗閱數日。內史與王述書乃云。此郡之弊。不謂頓至於此。諸逋滯。非復一條獨坐。不知何以爲治。自非常才所濟。吾無故捨逸而就勞。歎恨無所復及。爾交人事請託。亦未見北都冀得小差。須日當何理。此帖刻在江南十八家帖中。本朝以碑本刻八十卷中。較之不差毫髮。

又二帖云。增慨安西是也。上有筆精墨妙印。蘇耆題二字。余得於王詵。以文皇手詔易之。文皇詔宋素臣尚書家物。余跋贊云。龍彩鳳英。天開日升。函戡多難。力致太平。雲章每發。目動神驚。

晁端彥收懷素與皇少卿簡大紙一軸。筆勢簡古。老筆也。是書障索潤筆簡。

呂昌道大夫家有懷素兩帖。少年所書也。今歸錢勰家。又王欽臣侍郎有懷素以詩代懷寄浩公碧綠地雜色縑上草書。老筆特妙。

呂穉仲侍郎收李陽冰白麻篆一卷。筆細與縉雲石刻相似。

文勛有一軸黃麻篆。陽冰少時書。

蘇台文收張從申墨迹一卷。是唐垌言。余未見。

夢英諸家篆。皆非古失。實一時人。又從而贈詩。使人愧笑。

唐玄度諸體書。粗有古意。李瑋家一樣有兩册。

世傳秦傳國璽多種。唐同時傳二本。題曰其一。徐浩本。其一越州刺史王密本。徐嶠鈕。王雀鈕。何所審定。

相國寺中有刻作板本賣。又一本潤僧收。與印本又不同。蓋以藍田水蒼玉爲之。取水德。而魚蟲鶴蟄蚊

龍皆水族物大略是取此義以扶水德然帝王自有眞符爾

關景輝家刻石子敬帖節過觸事云云甚奇妙云眞迹在越州石元之大夫家今在其子縣尉處畫摹多似人物馬牛尤易似書臨難似第不見眞耳對之則慙惶殺人

蘇州邵元伯中允之子收蘇沂所摹張顚賀八濤鑑帖與眞更無少異又摹懷素自敍嘗歸余家今歸吾友李錞一如眞迹

程師孟語余四十千置得古摹蘭亭一本白玉軸欲出示竟不曾取今在子宏處王安上曾見之

唐人摹右軍丙舍帖暮年書在呂文靖丞相家淑問處法書要錄載是臨鍾繇帖薛紹彭模得兩本一以見贈

柳公權書陰符經有會昌月日姓名爲馬玼借去未還今知其子永稽能保惜在合肥江南文房物也

王仲修收唐湖州刺史楊漢公書有鍾法與襄州羅讓能書碑同余家亦收一幅後題會昌年臨寫鍾表今易歸薛紹彭家

唐司議郎陸東之書頭陀寺碑前少兩幅獲于吳郡世未有此書內空山字後筆以氏族志撿之父名山才遂以爲定及王詵處收錢氏陸臨蘭亭遂皆空山字王仲孜收蘭亭詩一卷詞云悠悠大象運殆是一種分開物余以頭陀碑一幅及智永帖換宗室令穰歐書語箴一幅與薛紹彭分收

智永臨右軍五帖獲于吳郡末云玄度忽罹至可憂慮疾候自恐難耶史稱玄度服巨勝實莫知所終此

可鑒也。因托薛紹彭書考妣會稽公。襄陽丹陽二太夫人。告贊爲潤筆。薛以書畫還往。出處必同。每以鑒定相高。得失評較。余在漣漪寄君詩云。老來書與獨未忘。頗得薛老同倫伴。天下有識誰鑒定。龍宮無術療膏盲。淮風吹戟稀訟牒。典客閉閤閑壺漿。吟樹對山風景聚。墨池灑研龜魚藏。珠臺寶氣每貫月。月觀桂實時飄香。銀淮燭天限織女。煙海括地生靈光。攜兒乃是翰墨侶。挾竹不使輿衞將。象管鈿軸映瑞錦。玉麟棐几鋪雲肪。依依煙華動勃鬱。矯矯龍蛇起混茫。持此以爲風月伴。四時之樂渠未央。部刺不糾翰墨病。聖恩養在林泉鄉。風沙漲天烏帽客。胡不東來從此荒。

薛書來云。購得錢氏王帖。余答以李公煪家二王以前帖。宜傾囊購取。寄詩云。歐怪褚妍不自持。猶能半蹈古人規。公權醜怪惡扎祖。從茲古法蕩無遺。張顛與柳顏同罪。鼓吹俗子起亂離。壞素獦獠小解事。僅趨平淡如盲醫。可憐智永硯空臼。去本一步呈千嗤。法帖所載可見。已矣此生爲此困。有口能談手不隨。誰云心存乃筆到。天工自是祕精微。二王之前有高古。有志欲購忘高貲。殷勤分治薛紹彭。散金購取重跋題。薛和云。聖草神蹤手自持。心潛模範識前規。惜哉法書垂世久。妙帖堂堂或見遺。寶章大軸首尾具。破古欺世完使離。當時鑒目獨子着。有如痼病工難醫。至今所收上卷五。流傳未免識者嗤。世間無論有晉魏。幾人解得眞唐隋。文皇鑒定號得士。河南精識能窮微。卽今未必無褚獠。寧馨動欲千金貲。古囊織縹可復得。白玉爲蹊黃金題。蓋謂子弟索重價難購也。

薛書來云。新收錢氏子敬帖。獻之字上刮去兩字。以爲孤子。余以爲操之字俗。人恐以爲操之。故刮去。因

寄詩爲梁唐不收慰問帖云蕭李駿子弟不收慰問帖妙迹固通神水火土更刼所存慰問者班班在箱笈使惡乃神護不然無寸札自此輒畫相後人眼徒貶君和云聖賢尺櫝間吊問相酬答下筆或無意與合自妍捷名迹後人貴品第分眞雜前世無大度危亂相乘躡白髮如蓮帽騧馬似瓜貼觸事爲不祥凶語棄玉蹊料簡純吉書乃有十七帖當時博搜訪所得固已狹于此半千歲歷世同灰劫眞聖掃忌諱盡入淳化篋巍巍覆載量細事見廣業唐人工臨寫野馬成百疊硬黃脫眞迹勾塡本摹榻今惟典刑在後世皆可法

薛書來論晉帖誤用字余因作詩云何必識難字辛苦笑揚雄自古寫字人用字或不通要之皆一戲不當問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筆一戲空

余嘗礪越竹光滑如金版在油幸上短截作軸入笈番覆一日數十張學書作詩寄薛紹彭劉涇云越筠萬杵如金板安用杭油與池蠟高壓巴郡烏絲欄平欺澤國清華練老無他物適心目天使殘年同筆硯圖書滿室翰墨香劉薛何時眼中見薛和云書便瑩滑如碑版古來精紙惟聞蠟杵成剡竹光凌亂何用區區書素練細分濃淡可評墨副以谿嵓難乏硯世間此語誰復知千里同風未相見其論筆硯間物云研滴須琉璃鎮紙須金虎格筆須白玉研磨須墨古越竹滑如苔更須加萬杵自對翰墨卿一書當千戶無錫唐氏有雙鈎右軍十七帖有精彩錢塘僧了性收一卷楮紙一同唐堲家有一卷是錢氏物紙白唐氏又收碧綾黃庭經云是褚遂良書非也上有江南李重光清輝二字小印云是丁晉公家族人所賀錢

氏所收浩博帖云。臣節分嚴。外無典掌之所。故不簽上。而諸位咸有法書。臨榻甚多。常州使君景湛房下往往爲人購去。薛紹彭收肅宗千文是也。上皆有希聖字印。忠孝之家圓錢印。錢氏書堂印。錢總房下有史孝山出師頌。題作蕭子雲亦奇。古又有寫白樂天詩一首。是唐人書。亦秀潤。天氣殊未佳。顏魯公帖。綠棗花綾。是唐人勾填。圈深墨淺。夫金玉爲器。毀之則再作。何代無工字。㠯使其身在再寫。則未必復工。蓋天眞自然。不可預想。想字形大小。不爲篤論。人人若同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却是造妙語。既再作不可復得。楊而藏諸。何陋之有。

古帖多前後無空紙。乃是剪去官印。以應募也。今人收貞觀印縫帖。若是黏着字者。更不復再入開元御府。蓋貞觀書。武后時。朝廷無紀綱。翬馬貴戚。丐請得之。開元購時。剪印不去者。不敢以出也。開元經安氏之亂。內府散蕩。乃敢不去開元印跋。再入御府也。其次貴公家。或是賂入。須除滅前人印記。所以前後紙慳也。今書更無一軸有正觀開元同用印者。但有建中與開元大中弘文印同用者。皆此意也。唐自是習成祕閣風氣相高。至梁客將太常卿。張廷範唐賊。猶收書至多。賊侵衣冠士崇殖貨。所謂奪倫。是何氣象。姑蘇衣冠萬家。每歲荒及迫節。往往使老婦齟攜書畫出售。余昔居蘇。書畫遂加多。

管軍苗履長子。忘其名。癸未歲。都下法雲寺解后去長安一大姓村居家。其石匣中。所藏玉軸晉魏古帖數十軸。曰嘗見之。余每入夢想洛陽有書畫友。每約不借出。各各相過賞閱。是宋子房言其人屢與王訖尋購得書。余嘗目爲太尉書齟。平生欲調洛蘇一官。以購書畫不可得。今老矣。目加昏。鑒不能精也。

胡奕脩家有徐浩書經未見
直紙色淡而勻靜無雜漬斜紋皺裂在前若一軸前破後加新甚衆
薰紙煙色上深下淺染紙濕色紙紋棲塵勞紙索虫紋軟
畫可摹書可臨而不可摹惟印不可僞作者必異王詵刻勾德元圖書記亂印書畫余辨出元字脚遂
伏其僞木印銅印自不同皆可辨
印文須細圈須與文等
我太祖祕閣圖書之印不滿二寸圈文皆細上閣圖書字印亦然仁宗後印經院賜經用上閣圖書字
大印粗文若施於書畫占紙素字畫多有損於書帖近三館祕閣之印文雖細圈乃粗如半指亦印損書
畫也王詵見余家印記與唐印相似始盡換了作細圈仍皆求余作篆如填篆自有法近世填皆無法如三省銀印其篆文皆反戾故用來無一宰相不被罪雖沒猶貶中書仍屢絕省公卿名完則朝廷安也御史臺印左戾史字倒屈入用來少有中丞得免者宣撫使印從亡自置鮮有復命者人家私印大主吉凶也
貞觀開元皆小印便於印縫弘文之印一寸半許開元有二印一印小者印書縫大者圈刓角一寸已上
古篆於鶺鴒頷上見之他處未嘗有
王詵每余到都下邀過其第即大出書帖索余臨搴因櫃中翻索書畫見余所臨王子敬鵝羣帖染古色
麻紙滿目皴紋錦囊玉軸裝剪他書上跋連於其後又以臨虞帖裝染使公卿跋余適見大笑王就手奪
去諒其他尚多未出示又余少時使一蘇州背匠之子呂彥直今在三館爲胥王詵嘗留門下使雙鈎書

帖。又嘗見慕黃庭經一卷。上用所刻勾德元圖書記。乃余驗破者。

本朝太宗。挺生五代文物已盡之間。天縱好古之性。眞造八法。草入三昧。行書無對。飛白入神。一時公卿以上之所好。遂悉李鍾王。至李宗諤主文既久。士子始皆學其書。肥褊朴拙。是時不騰錄。以投其好。用取科第。自此惟趣時貴書矣。宋宣獻公綬作參政。傾朝學之。號曰朝體。韓忠獻公琦好顏書。士俗皆學顏書。及蔡襄貴。士庶又皆學之。王文公安石作相。士俗亦皆學其體。自此古法不講。能隸書者。武勝留後劉瑗。能草書者。承議郎滕中。宗室仲忽。能行書者。宣德郎鮑愼由。能篆書者。宣德郎趙霆。已上是李古人書者。餘未見。

姑溪題跋

李之儀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津逮祕書及畿輔叢書均收有此書津逮本在前故據以影印

姑溪題跋

目錄

卷之一

跋東坡四詩
跋東坡大庾嶺所寄詩
跋東坡與杜子師書
跋東坡書多心經
爲楊元發跋東坡所書蘭皐亭記

又跋東坡蘭皐園記
跋東坡玉盤盂詩後
跋東坡帖
跋東坡觀音贊
跋蘇黃衆賢帖
跋蘇黃陳書
跋東坡先生書圓覺經十一偈後
跋戚氏

跋山谷帖二則
跋山谷晉州學銘
跋山谷草字
跋山谷書摩詰詩
跋山谷讀中興頌詩
跋山谷草書漁父詞十五章後
跋山谷書
跋山谷二詞

跋魯直頤庵記後
跋山谷所書藥方後
跋米元章儲子椿墨梅詩
跋米元章所收荆公詩
跋元章書二則
跋元章與術人劉思道帖
跋黃米書
跋采石三亭詩

跋吳思道詩二則
跋吳思道小詞
跋石曼卿二疎墓詩
跋曼卿帖
跋黃正叔帖二則
跋小重山詞
再跋小重山後
題賀方回詞

跋凌歊引後
跋魯公帖二則
跋魯公題記後
跋瘞鶴銘
跋樂毅論
跋荊公金剛經書
跋李衛公書
跋荊國公書

跋荆公所書藥方後二則
跋荆公薦醫生德餘奏草
跋荆公補成良臣克太醫生奏草後
跋君謨帖
跋君謨荔枝帖
跋韓次玉家君謨隸直行草書
跋文安國篆
跋蘭亭記

跋遺教經
跋麻姑壇記
跋陳伯修帖
跋趙汝霖帖
跋填伯筠書
跋論坐位圖
跋沈口達帖
跋懷素帖

跋古柏行後
跋画贊洛神賦
跋春秋後
跋邵仲恭書
跋醉吟先生書
跋歐陽率更書
古帖
跋吳仲鹿書

跋儲子椿藏書帖
跋梅聖俞與郭功父詩二首
題所和丁希韓詩後
題黃擬山所藏劉君錫太尉画
書林逋處士詩後
題范巨卿傳後

卷之二

莊居阻雨鄰人以紙求書因而信筆三則

書趙鳳事
書牛李事
書楊綰事
書劉元平事
書柳材筆
又試筆
書陳格石刻
戲楊元發

偶書
贈人
書劉九思建茶硯屏
姑溪題跋目錄終

姑溪題跋卷之一

趙郡 李之儀 撰

海虞 毛晉 訂

跋東坡四詩

近時以筆墨爲事者無如唐彥猷其雅致自將故所錄皆絕俗其子垌行筆無家法而近類蔡君謨然亦自可喜家世相因所有多佳墨未嘗妄與人蓋非東坡不可得孫莘老作字至不工每得佳墨

必悵然思見東坡方時初入講筵例有所賜乃以爲寄爾東坡捉筆近下特善運筆而尤喜墨遇作字必濃研幾如糊然後濡染蓄墨最富多精品自海外歸至廣州失船舉爲水所壞良可憎也

跋東坡大庾嶺所寄詩

予從東坡游舊矣其所作字每別後所得即與相從時小異蓋其氣愈老力愈勁也自海外歸至大庾嶺上作二詩見寄其字政與後二帖相類臨卷

慨然幾至流涕

跋東坡與杜子師書

杜子師臨淮勝士予未嘗識其面頗聞其特立好義不妄許可寄食於人門館與妻帑輩卒歲相依裕如也雅善東坡老人酬唱往來甚欵曲東坡謫儋耳遂欲盡鬻其家所有攜妻以往相依未及行會東坡內徙乃已惜其老矣意其已與世相忘也

此東坡自海外歸時所與書東坡尤喜淵明詩在揚州因飲酒遂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序其和詩之因則曰將盡和其詩而後已既留海外卒踐其志雖歸去來亦次韻今別爲一集子由作序

跋東坡書多心經

蘇少公嘗爲其先公書是經施人以薦冥福長公則因張安道述夢中事作楞伽經已鏤版矣今在金山其他皆未嘗見也在中山時謂予曰早有意

寫華嚴經不謂因循今則眼力不逮矣良可惜者子能勉之否予亦僅分墨白每有愧於斯言也後偈近似郭功甫家張長史帖

爲楊元發跋東坡所書蘭皐亭記

明窗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妍是人間之至樂六一居士嘗以是爲自得至於一時勝流相與周旋隨時草木榮悴參次則今日之遇惜乎六一不得而與也然是樂也正如朝菌與夏蟲爾尚何足爲

元發道耶因載所自得者以系歲月

又跋東坡蘭皐園記

世傳蘭亭縱橫運用皆非人意所到故於右軍書中爲第一然而能至此者特心手兩忘初未嘗經意是以僚之於九秋之於奕輪扁斲輪庖丁解牛直以神遇而不以力致也自非出於一時棄與淋漓醉笑間亦不復能爾故曰以瓦注者全以鉤注者巧以黃金注之則昏東坡此字其亦得之於是

歟不然豈復度越常日之書遠甚也

跋東坡玉盤盂詩後

東坡守東武得異花於芍藥品中既已名之又即席賦二詩以志其事異時聞其語幷得其詩花則未之見也崇寧四年冬至後七日陽翟人傅君仲訓偶出花圖相示而東坡小楷二詩於其下益當日本也予得此花又見其字法然流涕因次其韻

跋東坡帖

東坡從少至老所作字聚而觀之幾不出於一人之手其於文章在場屋間與海外歸時畧無增損豈書或學而然文章非學而然邪

跋東坡觀音贊

余將卜葬亡妻愛金陵山水之勝覩得卜以成所志或傳南城有其地遂訪焉早飯於崇因其長老欽余二十年之舊也謂余曰子胡不禱於吾觀音大士余即如之既作禮欽曰東坡南遷嘗禱而應

遂頌之前人爲刻石後有詔所在東坡文皆毀棄前人不敢違余問石所在曰幾碎矣索之力乃得於庫中米廩後壓土深數寸稍曳出加湔洗而燦然如未嘗毀者蓋是石先刻馬祖龐居士像用其餘刻頌像已斷裂而頌獨完相與贊歎曰大士妙智力其驗無所不見欽曰毀之人固在也呼出問焉方毀時惟恐其不碎用巨斧斧數十應斧斷裂矣因指示輒大驚曰今安得如是不覺禮十餘拜

而復歸故處恭惟大士之靈豈獨堅信心於人遂此示現殆與吾東坡疇昔作大緣事故相感如是欽邀余記其事余亦幸其有應於得卜於是乎書

跋蘇黃眾賢帖

東坡帖乃其子邁所作亦自可喜大抵蘇氏諸子源同派異種種皆有過人處魯直成就諸甥之意可謂盡矣故率然自知類不相遠蓋一本於舅氏也少游自以書名行筆有秀氣无咎駸欲度驊騮

要亦不凡睿達特立不羣遂能名家雖未可入神蓋可入妙然未嘗以書經意者未易窺藩籬也

跋蘇黃陳書

東坡嶺外歸所作字多他人詩文似是有所避就然也魯直晚喜荆公行筆其得意處往往不能眞贋此乃未入川時所作瑩中作小楷有秀氣時拘窘自爲羞澁或未免墮羊欣域中是帖輒放肆有精神蓋與之相別六七年豈所謂隔宿不問道歟

跋東坡先生書圓覺經十一偈後

諸佛菩薩以慈悶故發大誓願度脫一切有情隨所因地而出見於世是以願力昭示不謀而同種種利益無一毫髮自吝老人以文學議論師表一代忠孝強果獨立不懼蓋其尊主愛民之心篤於誠慤豈非願力昭示隨其所因而出見者歟不然安得雍容純熟略無退轉之如是也政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門人李之儀謹題

跋戚氏

中山控北虜爲天下重鎮異時選寄皆一時人物然輕裘緩帶折衝尊俎韓忠獻宋景文公而已元祐末東坡老人自禮部尚書以端明殿學士加翰林院侍讀學士爲定州安撫使開府延辟多取其氣類故之儀以門生從辟而蜀人孫子發實相與俱於是海陵滕與公溫陵曾仲錫爲定倅五人者每辨邑會於公廳領所事竟按前所約之地窟日

力盡歡而罷或夜則以曉角動爲期方從容醉笑間多令官妓隨意歌于坐側各因其譜即席賦詠一日歌者輒于老人之側作戚氏意將索老人之才於倉卒以驗天下之所向慕者老人笑而領之邂后方論穆天子事頗摘其虛誕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篇就纔點定五六字爾坐中隨聲擊節終席不間它辭亦不容別進一語臨分曰足以爲中山一時盛事前固莫與比而後來者未必能

繼也方圖刻石以表之而謫去賓客皆分散政和壬辰八月二十日夜葛大川出此詞於寧國莊姑溪居士李之儀書

跋山谷帖

紹聖中詔元祐史官甚急皆拘之畿縣以報所問例悚息失據獨魯直隨問爲報弗隨弗懼一時慄然知其非儒生文士而已也既而得罪遷黔南從戎凡五六年而後歸展轉嘉眴謁蘇明允墓上峨

嵩山禮普賢大士下巫峽訪神女祠寓荆渚久之召爲吏部郎辭不拜就假太平守踰年方到官纔七日而罷所至遮道迎觀如李泰和其去也見思如文翁自是屹屹宇宙間幾與三蘇分路揚鑣矣嗚呼克之至此可無憾於踐形者然書法亦足聳動後世固以人爲重要亦自能名家也草第一行次之政正又次之篆又次之

又

魯直於親舊間上承下逮一以恩意爲主故先生長者往往爲之斂衽者不獨以其文詞翰墨而張向者其從母兄也嶠路轉運判官輒奏徙魯直以避嫌而向亦不能顯鳴呼聖日其可欺耶

跋山谷晉州學銘

荆公解美字從羊從大謂羊之大者方美今同華間羊之胡頭者其重至百斤食之信天下之美味不能過也趙景修獨以爲不然云四方之味惟適

口者爲美何獨羊之大者哉此固非通論蓋貴公子輩特以人爲輕重高下未嘗毫髮出於已審如是予將從天下之所同以囘其迷妄雖得罪且無憾是猶魯直之文見摈於今之學者可勝歎耶

跋山谷草字

魯直晚年草字尤工得意處自謂優於懷素此字則曰獨宿僧房夜半鬼出來助人意故加奇特雖未必然要是其甚得意者爾

跋山谷書摩詰詩

曾子固謂蘇明允之文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雖春秋立言亦不過如是槩而論之惟明允可以當此非子固亦不能形容至此也魯直以摩詰大言詩方得其法乃眞知摩詰者惟其能知之然後能發明其祕要須咀嚼久始信其難然則何獨詩耶凡落筆皆能如明允斯可與論文矣魯直此字又云比他所作爲勝蓋嘗自贊以謂得王荊

公筆法自是行筆既爾故自爲成特之語至荆公飄逸縱橫略無凝滯脫去前人一律而訖能傳世恐魯直未易到也

跋山谷讀中興頌詩

元結云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上皇還京師杜甫杜鵑詩云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又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爲餧其子禮若奉至尊又云君看禽獸情猶解

事杜鵑書天子幸蜀者猶天王狩河陽也書太子卽位者猶不當卽位也書上皇還京師者不應尊而尊之非其志也還猶来歸而京師者上皇之舊物也哀哀叫其間者哀其播遷而終不返正也見而再拜者痛憤其失其所也非其巢而輒生子與餧之者謂能知恩而識序也卒云猶解事之云者嫉之之甚也語言出於二人而忿世嫉邪互相表發出於一律蓋甫而後未足與議先後也聖人之

言以法萬世故能吟詠情性以諷其上而春秋不沒其實以示一字褒貶者正在於此

跋山谷草書漁父詞十五章後

家貧不辨素食事忙不及草書此特一時之語耳正不暇則行行不暇則草蓋理之常也間有蔽於不及之語而特於草字行筆故爲遲緩從而加馳騁以遂其蔽久之雖欲稍急不復可得今法帖二王部中多告哀問疾家私往還之書方其作時亦

可謂迫矣胡不正而反草耶此其據也然而非所造直與神遇則安能至是亦足以自成一家而名於世也崇寧二年九月三十日

跋山谷書

前三帖元祐中在京師時所書後一帖似是離西川後所作嘗自謂後來之字方近古人亦必自有得處他人不得而低昂也

跋山谷二詞

當塗僻在一偶與淮南兩浙皆接境距京師亦不甚遠溪山之秀飲食之富他處未易過之異時爲守者多薦紳間知名士來者往往愛之以故流傳以爲勝地然獨無文詞翰墨表發其勝不免有異同之論魯直自放廢中起爲吏部郎再辭不起遂請無爲當塗而得當塗猶蹭蹬幾一年方到官既到七日而罷又數日乃去其章句字畫所留不能多而天下固已交口傳誦欲到其地想見其眞蹟

及其所及之人物皆不可得爲不足由是當塗鼎
然眞東南佳處矣事固有幸不幸者其來已久卓
然自起足以見稱而有託特無有力者以發明之
則淪落堙沒遂同腐草者固不少如蘇小眞娘念
奴阿買輩不知其人物伎能果如何而偶偕文士
一時筆次寘緣以至不朽則所謂幸者渠不諒哉
如歐與梅者斯又幸之甚者焉余居當塗凡五六
年魯直所寓筆墨無不見之獨求此二詞意不知

所在比遷金陵又二年一日楊君庶之以書見抵并以之相示而求記其後方知在楊氏蓋深藏不妄示人也楊君豈以余與魯直厚故見諉而久之方出者亦或別有所謂邪

所謂歐與梅者皆當塗官奴也魯直賦二詞且有詩云歐靚腰枝柳一渦大梅催拍小梅歌舞餘細點梨花雨奈此當塗風月何蓋爲是也

跋魯直頤庵記後

古人謂一句合頭語萬古繫驢橛魯直銘法清道人頤庵引頤卦中義作合頭語予竊疑之魯直具正徧知爲世矜式不應如是然予與之厚雅愛其善游戲而於游戲中未嘗不出眼目清不知何許人而其去不知幾何時今逢老又葺以待靈源老人使魯直而在不知復作何語以爲回互而靈源既居人亦將何以拈魯直之語也魯直不得而見矣靈源又與予相遠予咎與李道甫相遇於洪覺

範之坐或問道甫曰覺範將升清涼高坐道甫不可不出問話可以遮相布施開人天眼目道甫曰何問之有我當推倒禪床拗折柱杖喝散大衆而退覺範曰眞作家手段但恐徒有其語耳覺範既不及升座而此段因緣儻尚在也試爲予呈似靈源遂請拈魯直之語因書見報隔宿不問道兼欲知道甫別後進退如何爾

跋山谷所書藥方後

凡物以資品爲上此造之者所命而未易一毫髮低昂也魯直第一等人其可見者皆如之斯人不可得而見矣流傳到眼幾至出涕崇寧五年十月十九夜

跋米元章儲子椿墨梅詩

予嘗評元章書回旋曲折氣古而韻高上攀李泰和顏清臣爲不足而下方徐季海桥誠懸爲有餘未易只赤論也

跋元章所收荆公詩

荆公得元章詩筆愛之而未見其人後從辟金陵幕下既到而所主者去遂不復就職荆公奇之挽不可留後親作行筆錄近詩凡二十餘篇寄之字畫與常所見不類幾與晉人不辨頃見此字乃知荆公未嘗不學書也元章懷舊戀知故遺其墳爲之形容讀其詩可得其意也

跋元章書

服古衣冠凡所運用必欲絕俗故往往以戲謔之名加之苟盡棄是等事一切如行筆則其可以砍額望耶

又

米元章爲蔡河撥發王元龍爲京西北路常平蓋當日所通書也元章與余甚善余於其字每心期之而終不能一到一見一爲之注目久之

跋元章與術人劉思道帖

饒陽劉君得郭璞之道行珞琭之術榮辱之兆見於頃刻相值姑熟邂后題記歲月已酉天寧前一日米芾

是非邪正亦可以移於好惡至黑白曲直則不得而移也於是乃有以曲爲直以白爲黑者往往從而和之蓋不得而詰非詰之難知所詰爲難元章作字信所謂曲直白黑而好惡輒爲之易位余嘗病之近吾友張文潛評其書幾在鍾王季孟間然

後余所病者不藥而愈思道好古喜善類藏其書過於尺璧寸珠異時非其人勿妄出一出當使擊節不已則余與文潛實在其末光焉崇寧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跋黃米書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强晉而霸越或以謂景修其庶幾乎予曰子貢孔門之高弟亦孔門之罪人也方是時彼五國者特無人耳不然匹夫安能

搖脣鼓舌遂獲逞於其間者哉黃米以書名天下亦景修之希驥也可不謹邪

跋采石三亭詩

王德循余見其初勝冠時如王良造父秣驥子而問途氣已無萬里矣異時天矯盤薄遂欲從八龍遊於瑤池之上信余初所見爲不謬也瑞竹後堂當暑如在冰壺間四五可人實相周旋而循攜茶見飲因出此紙邀余作此字方采石僧作三亭求

名與詩乃用以報之或者謂我謂之遂題破此寺矣故返其狂率而扶持之未知果何以扶持否耶要知三亭既新陳迹炳然亦未易能破也所謂四五可人者釋景祥惠日丁希韓釋文舉姑溪居士書

跋吳思道詩

東坡嘗謂余曰凡造語貴成就成就則方能自名一家如蠶作繭不留罅隙吳子華韓致光所以獨

高於唐末也吳君詩咄咄逼近時人未易接武余雖未識其面呻吟所傳感歎不已聊摘其警策以實來素姑溪李之儀

又

文章要當先凌歷而後收斂正如坐而後立立而後走也豈遂以得坐立間者便期於行走自下圖高固余所病而嘉甫乃以是置定論於予不其虐哉思道近詩度越唐人多矣豈融侹所能彷彿其

妙處略無斧鑿痕而字字皆有來歷論詩如舒王方可到劇孟之地編四家詩從而命優劣茲可見也政和五年二月十四日之儀書

跋吳思道小詞

長短句於遣詞中最爲難工自有一種風格稍不如格便覺齟齬唐人但以詩句而用和聲抑揚以就之若今之歌陽關詞是也至唐末遂因其聲之長短句而以意填之始一變以成音律大抵以花

間集中所載爲宗然多小闋至柳耆卿始鋪叙展衍備足無餘形容盛明千載如逢當日較之花間所集韻終不勝由是知其爲難能也張子野獨矯拂而振起之雖刻意追逐要是才不足而情有餘良可佳者晏元憲歐陽文忠宋景文則以其餘力遊戲而風流閒雅超出意表又非其類也諦味研究字字皆有據而其妙見於卒章語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豈平平可得髣髴哉思道覃思精

詣專以花間所集爲準其自得處未易咫尺可論苟輔之以晏歐陽宋而取捨於張柳其進也將不可得而禦矣

跋石曼卿二疎墓詩

曼卿跌蕩不羈劇飲尚氣節視天下無復難事不爲小廉曲謹以投瓦合非獨不爲而已一有相值貌然不少降意若此等輩終身不敢輒窺藩離也方時天下無事嘗感槩論列引物連類一切取律

古人君相心奇之而適以多事爲戒故不果用雖在祕書不屑夜遊浮沈里巷間見者如遇於煙雲中與所善飲酒家其命至無算竟席不交一語引去至今指其地爲神仙所降方大醉開省西門臥大慶殿廡下衛士前呵問已而知爲曼卿也率辟易以手加額上嗟側而去年纔五十餘竟死於小官大鵬尺鷃九萬里而圖南與夫自抉於槍榆枋者固不可同日語橫海之鱣鯤睨於蹄涔盃杓之

間欲求合於一轍蓋難矣安得不叢驚聚駭或譏且罵邪要亦如吾所素而無媿焉可也文詞翰墨乃其餘事既不得用聊復諷誦所好姑玩勝日而流傳相奪覽之亦足以彷彿其平生爾崇寧三年八月一日

跋曼卿帖

寶元定康間上方勵精政事招徠天下賢俊故得人之盛超軼前古其遺風餘烈使後之人一歷耳

一到眼莫不頹然追誦聳然興起恨不得亟與之俱而遂相上下也曼卿用雖不盡其才然文詞筆墨炤映流輩人有得之者不異南金大貝十襲珍藏以爲子孫不朽之傳況其先世遊從之舊迹同而情相好者哉宏其尺牘交馳委曲展轉尤足以見其傾盡而一時傳玩不獨其風流趣尚可以互相表發且以知當時文物之勝信非前世所能先後也

跋黃正叔帖

胡昭索靖韋誕俱學書於張伯英羊欣謂昭得其骨靖得其肉誕得其筋蓋以肥瘠爲定則肉不勝骨骨不勝筋明矣鍾繇問蔡邕筆法於誕而誕不與以至搥胸嘔血魏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誕死使人發其墓方得之是知用筆之法正所謂如錐畫沙如印印泥乃爲極摯余歷覽近日號能書者獨於正叔得之不惟得用筆之妙其位置典刑

於誕幾何而不相先後耶魯直輒以聖美之評少之以余所見魯直乃自謂爾惜乎正叔今已失明則此書不復可得亦如伯時右手之廢而画筆自絕也崇寧三年八月十日之儀題

又

正叔高標清致雖在烈日塵埃中見其字想見其人清風颯然不召自至然其少所許可介潔不撓獨於魯直委曲傾盡每見一語必手錄故因其字

所流傳者多魯直語正叔既病目廢而魯直亦矣讀之慘然流涕

跋小重山詞

右六詩託長短句寄小重山是譜不傳久矣張先子野始從梨園樂工花日新度之然卒無其詞異時奉觀少游謂其聲有琴中韻將爲予寫其欲言者竟亦不逮崇寧四年冬予遇故人賀鑄方回遂傳兩闋宛轉紬繹能到人所不到處從而和者凡

五六篇獨得游酢定甫一篇并予所繼者次第之會沈端卿彥國六人於瑞竹方丈彥國出此紙因以識之諸上善人隨喜作觀定似天津橋上看弄胡孫不知忠國師見之如何下語

再跋小重山後

予與方回相別五六年邂逅江上未及見首折簡問勞甚勤懇其末云比多長短句安得與君抑揚於尊俎間以尋平日美況未幾遽以相及每爲之

呻吟紬繹未必中律要將披寫倦滯如與之周旋時有彷彿其妙處輒次第之庶幾知所警策也

題賀方回詞

右賀方回詞吳女宛轉有餘韻方回過而悅之遂將委質焉其投懷固在所先也自方回南北垢面蓬首不復與世故接卒歲注望雖博記抑揚一意不遷者不是過也方回每爲吾語必悵然恨不即致之一日莫夜叩門墜簡始輒與其來非時果以

是見訃繼出二闋予嘗報之曰已儲一升許淚以俟佳作於是呻吟不絕韻幾爲之墮睫尤物不奈久不獨今日所歎予豈木石哉其與我同者試一度之

跋凌歊引後

凌歊臺表見江左興時詞人墨客形容藻繪多發於詩句而樂府之傳則未聞焉一日會稽賀方回登而賦之僭金人捧露盤以寄其聲於是昔之形

容藻繪者奄奄如九泉下人矣至其必待到而後知者皆因語以會其境緣聲以同其感亦非深造而自得者不足以擊節方回又以一時所寓固已超然絕詣獨無亘野王輩相與周旋遂於卒章以申其不得而已者則方回之人物茲可量已

跋魯公帖

魯公墨蹟傳於今者惟此數帖予皆得而臨之後每見每爲之展轉肝膈間以扣其佳處竟不能彷

佛乃知古人用意精微非今人所可到也

又

魯公以正書取重然不見其行亦不知其超然遠韻蓋不如是不足爲魯公也

跋魯公題記後

文詞字画入人易深然於立身行已了不相干魯公忠義皎如星日獨以字畫幾至蒙昧要之精於藝者不可不謹也

跋痤鶴銘

趙景修歸自金陵會於瑞竹藏院凡七人陳元俞楊元發明叔張德夫覺夫李端叔覺夫出此書相示世以爲右軍書或謂其語不類晉人然卒不能辨也自歐陽文忠公指華陽眞逸乃顧況道號遂知爲唐人書爾後襲前說者必相與排詆殆不復容是正其知耳而不知目天下之公患吾知爲佳字耳何必紛紛於唐晉也

跋樂毅論

高紳爲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遠因得此本於其覆而已斷裂矣遂載以歸完理緝綴櫝以木箱所可辨者如此後世之傳布皆止於海字則其碎而不緝者良可憾也

跋荆公金剛經書

骨多肉少則瘦肉多骨少則肥惟骨肉相稱然後爲盡或謂荆公知骨而不知肉今見此經則知傳

者不識荆公書遽以常所見清勁爲瘦也

跋李衛公書

予讀紅綃妓傳得衛公之爲人蓋此書已落第二也

跋荆國公書

魯直嘗謂學顔魯公者務其行筆持重開拓位置取其似是而已獨荆公書得其骨君謨書得其肉君謨喜書多學意嘗規摹而荆公則固知其未嘗

學也然其運筆如插兩翼凌轢於霜空鶗鴂之後此其晚年所作紙上直欲飛動信所謂得之心而應之手左右逢其原者也

跋荆公所書藥方後

用藥如用人非知其必可以任此責則未嘗輒用故能終始以收其功古之人多用單方蓋識病知藥乃如是後人浸昧茲理遂雜用諸品至有君有臣有使强自主宰以文其所昧端可歎也

又

作字爲文初必謹嚴於時造語須有所出行筆須有所自往往涉前人轍迹則爲可喜久之語以不蹈襲爲工字則縱橫皆中程度故能名家傳世自成標準凡學者從此卷首尾求之當知吾言爲不妄發也宛陵巨孝叔書余三十年前曾見於李正叔家宛陵乃其人也最後一絕集中不載固未嘗見

跋荆公薦醫生德餘奏草

始余居當塗蕭然環堵閒人不堪之日一秀眉明目持剡字前見如有位與有聞於時者逡巡前後卻而不敢進余亟與之接則以醫自名稍卽之蓋有識能文詞表表秀出一時之士也云我以君流落至此避逅此行故相過焉又云我家金陵世以鑒行先人從王荆公遊寓於家學實則雅相師友者荆屢勉其進取而辭焉曰是亦爲政奚其爲爲

政鑒與仕何擇能不愧於人不怍其行足矣荆公曰子果不凡也即以其術上之其所草奏則當時親筆我以是藏之非謂荆公而有夸也姑誌一時之事以見我先人之所不可奪余未之信遂見其藏而聊識于後比徙金陵居久之而後信其所守爲不妄相與周旋日愈親而愈可愛然其相過不辨色則燭下問之乃以病告者戶外之足相踵也其來至奔走旁數百里地得一脈死生無所憾得

一藥無與自天而下巧發奇中藥入病去如易置肘腋獨不與在事者俱而在事者亦莫之知也余與所待哺者皆恃以安而日下徐德父兄弟亦深知之嘗曰德父兄弟君子也我得其知而君實先焉他不復計其名修字德餘大觀二年八月十一日書

跋荆公補成艮臣克太醫生奏草後

山壽啟事蓋以一時人物爲已先務故上自朝廷

公相下至草澤方伎由所啟者往往名世荆公自任以天下之重固不可與濤比然其所因與夫因之者則異也崇寧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跋君謨帖

東坡老人謂君謨書爲世第一要之知書爲難能者乃信此語

跋君謨荔枝帖

學書生於行筆苟不知此老死不免背馳雖規摹

前人點畫不離法度要亦氣韻各有所在略不繫其工拙也君謨自少以能書得名至老以作字爲悅然行筆遲肉勝骨而此帖乃反是疑得之倉猝間或粉紙枯澁運墨不勝而然其如堅勁不撓備盡衆體信一代之師表也

跋韓次玉家君謨隸直行草書

君謨善書多學絕備衆體蓋前人善作字者類如此惟不爲筆所制故無不適宜也建中靖國元年

某月日次玉具飯仲孺述之端叔作客幷試常和舊墨飲小鳳團茶時久雨乍霽霜天陰徹極爲勝遇也

跋文安國篆

景脩談金陵近事亹亹皆可人意非紬繹展轉不能中程度諧律呂文安國余與之遊三十年善論難劇談切中尤得於鐏俎間爲多嘗謂其宿疇預計不如是必有脫略可指議處然篆筆方嚴勁正

未嘗妄立一筆豈舌端筆次自應相契故如是抑機警爽悟不謀而然邪聽言觀書如會茲境可勝慨歎

跋蘭亭記

貞觀中既得蘭亭上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各搨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一時能書如歐陽虞褚陸訾人皆臨搨相尚故蘭亭刻石流傳最多嘗有類今所傳者參訂獨

定州本爲佳似是鐫以當時所臨本模勒其位置近類歐陽詢疑詢筆也此石已爲薛向取去見在向家而定州石刻又從而傳模者然亦不能辨真贋若諦觀錙銖則較然相遠矣此乃向家本也

跋遺教經

書學盛於魏晉至唐漸衰然當時猶以爲事故卓然名家者班班可紀中葉以後如徐季海輩號能名以歐虞諸人槩之則殆不可同日語頃見季海

所作圓覺經字如菜菔大精神位置無一毫髮可以指議則其所學非一朝夕而能至此也大抵唐人喜寫經而寫經字多出一律歐陽文忠公謂此經爲經生所作恐未必然其格韻頓剉非士人知書學善行筆者不能到謂之晉人書則不可慴其名氏不傳也

跋麻姑壇記

作字大至方丈小至粟粒其位置精神不差毫髮

然後爲盡如以此字與中興頌參較當知予言爲信

跋陳伯脩帖

吾友陳瓘瑩中嘗謂予曰行已有恥不懈于位建安陳師錫伯脩異日當近之予固未識伯脩姑以瑩中之言俟之一日清羸少年後一大面長人避后于葉唐懿中美之座既去中美曰是少年則陳伯脩而大面則某人也頗識之否予曰伯脩得於

瑩中已久而彼將奈何中美反脣而不答後伯脩登上第一命湖州掌書記特表見於東坡老人赴逮之際天下識與不識已想見其人比權御史論事不合亟去已而較祕書歷中臺出使爲州再踐御史堅勁益弟所至卓然予遂與之甚厚而泛觀夷考則吾瑩中之言反近之而未盡也

跋趙汝霖帖

趙君學九成宮刻漏銘於正書尤工刻出殆咄咄

逼真矣其行書則別是一家不知何所從來也

跋塡伯筠書

治平中錢塘元積中子發守山陽樂士喜談笑山陽介東南舟車之衝以故客至殆不容館穀伯筠嘗岸幅巾著芒鞋見子發於清晨盛服聽覽之際子發爲之倒屣卽謝他客輟所事命酒三斗挹大觥以沃之語諄諄勞苦欽擁之不已伯筠直視取醉了不與酬對酒盡翻然引去州人讙傳曰吾史

君有是客可不往敬邪戶外之屨至無少間伯筠多作字出瘦詞爲謝而口未嘗啟也予爲兒童時亦往見之輒謂予曰家何在將奉報明日既至索酒滿引揮滿壁而去方時予發募州人作新橋甫成矣請伯筠記之適據一大几隨請題几上州人亟模之石相與率百金爲謝伯筠怒目叱去清晨拏小舟徑歸予發走十餘輩挽之不回嗚呼世豈復有斯人哉

跋論坐位圖

魚朝恩擅國竇權後世言惡則必稽焉然魯公名重一時特降意交接而拳拳以納於正固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要亦未始輒忘其本也

跋沈□達帖

予官四明與□達爲僚時纔二十餘雖□□□□□好書而漫不識其徑路始問津於□達而特展轉開曉後不能副其勤要亦不忘所自其所見曉

至於近古無踈姿媚以悅可世俗爲工今則沒溺殆不容出頭矣每有媿於斯言也

跋懷素帖

草書以精神爲主傳模既已失眞又恐流傳分布纔見行筆次序爾要知骨肉俱無安可語精神耶懷素字頗肉多當時固已調之云憨肥和尚豈能作清勁字是後稍就瘦硬蓋亦非其故步矣

跋古柏行後

或謂子美作此詩備詩家衆體非獨形容一時君臣相遇之盛亦所以自況而又以閔其所值之時不如古也第深攷之信然作者苟能周旋於其命意造語之際於詩於履踐皆可追配爺人不當止謂之詩而易之蓋自風雅之後正宜有取於此世無孔子故單見淺聞有所分別良可歎也政和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積雪初霽希韓德循攜茶相期於天寧圓若虛首座之天竺軒希韓出此紙見

邀作字輒以是應之既終二君又作山藥芋頭蘿蔔晚菘號甜美爲潤筆眞一段佳事會者天寧慶西庵琳禪鑒仁姑溪老農書

跋画贊洛神賦

画贊在丁文簡公家熙寧初予與公之孫義叟上民遊嘗密以相示錦囊十襲非甚欵好不妄出也後十餘年始見石刻流落訛缺無復完本不知眞蹟果何在耶洛神賦乃絹上書在周安惠家安惠

之孫延年翁孺尤見厚每過其家必傳玩久之其後無聞矣是書亦莫知所託可勝悵然

跋春秋後

春秋之世先王之迹猶在故一言之出盛衰存亡繫之孔子因而是是非非以詔後世左丘明隨事而解之炳如星日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丘明與有力焉然詩書所述訓其未然之教而春秋之法示其已然之實至文辭之所研紀叙之該貫

學者所當洗心不獨惟法之可信也

跋邵仲恭書

邵仲恭字秀有餘而老不足余以是知其爲不壽也諸帖皆陝西轉運使時與李獻父者語嚴意重所以事尊親前輩當如此

跋醉吟先生書

醉吟老人固善書而未嘗以書自名眞善書者也正行葢嘗見之矣獨小字今始得之使古人復作

余未知其先後也

跋歐陽率更書

此碑於歐陽率更書中爲第一於今所傳正書爲第二從一點一畫求之無一毫髮差舛信所謂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者舊藏西京范忠獻家今則破碎殆不勝摹印矣此亦近所摹者其補葺僅能成秩而不知他日又如何也拊卷增感

古帖

叙事有法度殆無一字虛設非老於文學者不能至是似是呂文靖公所書元方嘉問皆呂氏子弟名字余未嘗見文靖書故不敢直以爲是

跋吳仲鹿書

前輩於其所事無不盡仲鹿作此字時已老矣想見其人覽之增敬

跋儲子椿藏書帖

凡書精神爲上結密次之位置又次之楊少師度

越前古而一主於精神柳誠懸徐季海纖悉皆本規矩而不自展拓故精神有所不足或謂作字正如習馬步驟馳騁各有先後一失其節御者所愧至其奔軼絕塵則乃能見其材魯直草字有類誠懸季海與夫馬之在御者正書行書則爽秀爲多要之足以名世也大觀二年八月四日姑溪居士題

跋梅聖俞與郭功父詩

余爲兒童時誦采石月詩愛其詩想見其人既見其人則知聖俞僅能識其詩爾今得盡觀其所與詩帖亦與余疇昔所期無以異豈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崇寧二年十月十九日汝墳劉晦叔建安游定甫趙郡李端叔

又

聖俞以詩名世一時偉人合力挽之而竟不得進晚始爲國子監直講唐書置局僅得與討論書成

將用爲館職而死矣命不可控乃至是邪或者云亦可爲功父三歎余以謂不然聖俞得名如是故如是而止功父之名不止如是將不止於是孰謂命終不可控哉崇寧二年十一月一日

題所和丁希韓詩後

姑溪居士將有墳山之役車載脂馬已勒僕夫以日莫途遠爲告甫命駕矣有當其所前者頭不裹而髮髯鬢頷無須而立踞蹌持短封顧余欲持而

不能語詰之亦不答比發封展玩則吾希韓之詩憶數十語之間鋪叙一場佛事了無毫髮可間其隙雖欲不報其可得耶既報之又接武而至益愈多而其語益工愈窮之而愈不可測晉王劇爲鳳閣舍人一時號爲敏麗嘗大庭班齊同日七八制下劇命數筆吏環立而口授之筆吏曰舍人少從容我輩筆不能停懼恐失事既而制出中外傳誦其後過於其前信作者之工必在於是余今而後

將閣筆矣苟或見寬幸以此爲約庶幾追逐獲借餘地希韓以謂如何余既録所和詩因附見其意法家者流願無以請求見束

跋黃擬山所藏劉君錫太尉画

劉璨爲宣武節度使每大饗手進歌童舞女璨以爲非是乃更用壯士介甲冑挾劒戟相搏刺使觀者增氣史氏譏之殊不知投壺雅歌輕裘緩帶眞古多名將之事也尚何累於歌童舞女哉劉侯以

椒房近戚致位通顯而恥以之自下輒感慨激厲取名戎馬間卒提衛兵危得鉞遽不幸視其趣尚幽遠動有典則雖筆墨流傳人爭得而寶之與夫習膏粱以玩於無所事而然者不可同日語也嗚呼天下承平久矣斯人者不得崛起於功名使衛青霍去病輩獨高於前世而死可勝歎邪蓋將有拊卷想像欲作而不可得者建中靖國元年六月二十四日姑溪李之儀

書林逋處士詩後

西湖風物固不遷但無和靖輩人物爾覽之悵然

姑溪老農

題范巨卿傳後

朋友之道廢久矣託生猶不可得況託死耶凜凜若人至今尚有生氣思道獨友之於千有餘年之後豈其金石不渝真有志於是者歟遂假一時善書者錄以置座右而時用以自警策且復告諸氣

類孰不知有是道孰不知有是人而未有彷彿於議論商搉者詎能雍容履踐將與之竝驅爭先乎吾知勉矣亦由思道而發之也

姑溪題跋卷之一　終

姑溪題跋卷之二

莊居阻雨鄰人以紙求書因而信筆

日近詔求遺書乃太平甚盛之舉本朝書最不備臣庶之家亦多苟簡不以爲事自咎隋兼南北兩朝經籍特富其所藏之地號嘉則殿其卷至三十七萬大業之亂存者無幾武德初纔有八萬卷又平王世克得嘉則舊書八千卷自黃河水運入京師至砥柱舟覆而亡開元中置使置院專治其事

然著於錄者又減武德三分之一通一時學者自爲之書僅補其闕以甲乙丙丁分經史子集爲四庫安祿山之亂尺簡不存元載當國請以千錢購一卷分遣使徧天下搜索稍稍全復遂增四庫爲十二庫一目爲四庫矣文宗尤所留意而十二庫方克滿復經廣明播遷迄于天復遷都乃蕩然無遺又更五代之亂臣庶之家救死不暇豈復以此自表見故本朝書籍逮今未振宋綬李淑二家號

藏書亦不過一二萬卷而已綏家又爲火所盡其孫景年方展轉圖足未幾輒死豈其數耶抑有所待也

又

油拳紙工所用法乃澄心之緒餘也但其料或雜而吳人多參以竹筋故色下而韻微劣其如瑩滑受墨耐舒卷適人意處非一種今夏末涉秋多暴雨潮水大圩田之水不能洩吾之野舍浸及外限

戶內着展乃可行會莊夫以收成告既來復值雨寸步不能施終日臨几案忽忽無況雲破山出時時若相慰籍者邂逅鄰人出此紙見邀作字既與素意相投凡數十番不覺寫遍安得能文詞者相與周旋既爲之太息而又字畫不工似是此紙厄會所招也

又

東坡每屬詞研墨幾如糊方染筆又握筆近下而

行之遲然未嘗停綴渙渙如流水逡巡盈紙或思未盡有續至十餘紙不已議者或以其喜濃墨行筆遲爲同與葢不知締思乃在其間也楊文公與人對奕飲酒次人或以文爲請卽以方肟小紙蠅頭細字運筆如飛而與飲奕不相妨其詞又皆實以前世事對偶精密引據審確所命意粲然如掌握中而利害明白不容有所增損二公皆一時異人固未易優劣要之東坡之濃與遲出於習熟而

文公之小紙細字亦非有所必也故知熟則生之生則熟之貴乎無所滯閡爾至其飲奕相忘而各能辦則東坡不善奕飲一小杯則徑醉睡或鼾亦未嘗放筆既覺讀其所屬詞有應東而西者必曰鐫也但更易數字因其西而終之初不辨其嘗如是也

書趙鳳事

劉知幾吳兢撰武后實錄書張易之昌宗誣魏元

忠子齊私謁廬陵王事嘗邀張說爲證而說已許諾賴宋璟力止之說得冒以爲忠後說當國讀之而內自屈嘗與兢曰劉子元叙此事太不假借兢曰子元已死不可受誣於地下此事實兢所書其藁故在說後屢斬刋削而兢終不許世皆以爲今日之董狐也至趙鳳爲莊宗實錄乃將何挺論劉朐疏不載朐既相遂引鳳芟政事去古浸遠所謂董狐者果何人哉

書牛李事

長慶初錢徽典貢舉李宗閔以所親託之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密啟其事宗閔坐貶嫌隙自此遂結至大和中宗閔爲宰相會德裕召爲兵部侍郎宗閔協牛僧孺併力擠之并罷裴度政事而僧孺尤力朋黨至牢不可破侵尋四十餘年搢紳之禍不能解乃有牛李之號武宗立專任德裕而爲一時名相唐祚幾至中興力去朋黨卒爲白敏中

令狐綯所中傷豈無心始可立事而有心則訖不能濟使德裕不以前日爲念而一心所事唐祚固未艾也

書楊綰事

楊綰少孤貧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泊如也雅不好名有所論著未嘗示人後爲相時郭子儀再造唐室勳德方盛特爲之裁損騎從以避其高名清節名者實之賓也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豈

在汲汲自衒鬻以沽之邪內不足者急於人知詎不諒哉是等人也尚何足云聊以知有其實而名自至有之已非是況無而自爲有者乎

書劉元平事

唐霍王元軌太宗子與處士劉元平爲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元平答曰無長問者不解元平曰人有所短乃見其長君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人不見其長則爲全人矣蓋其質既美則動容周旋

莫不如是譬之嘉木本立則枝條根節大小長短皆中規矩繩墨見者一一知其爲可用也又何擇焉

書柳材筆

元祐中錢塘倪本敦復通守當塗一日抵書相問勞籍以十筆其簽云河東柳材予時方學書得筆試之頗相入是後訪柳不可得而念亦不少輟異時予得罪流是邦既到首幸自償所念而材乃歷

陽人死已久矣爲之悵然久之過少廣書室得柳東所藝宛轉抑揚二十年之負怳然見慰問之蓋材族人於是知典刑淵源不無所自來也但予老矣字畫日退良有愧于疇咨臨紙一長歎

又試筆

手和筆調作字乃佳迫促取能未見其可前人任爲一事蓋嘗終身蹈踐悲歡窮通未始不在也退之序高閒謂僚之於九秋之于奕渠不諒哉雖曰

一技要須如是方盡僕知而不能行故白首如逆風駕舩進寸退尺不圖誤有見索每臨紙必爲見慫況手未和筆未調又迫促勉强邪似是此紙逢厄會定將覆醬瓿矣可勝感歎

書陳格石刻

予少時客廬山見諸刻石字皆有精神退而求其眞蹟率不迨也乃知模勒之妙有以假借致然是後每作字必歎息不得其人相與表發比過金陵

所見如廬山時至其畫筆則又過之迨詰其所自蓋南康人陳姓名格從事於此十二世矣予固知他人必不能至是又以信予平日一見爲不可易也凡技之善如庖丁解牛輪人斲輪直以神遇而不以力會然後爲得況十二世傳習之久邪彼徼幸於一旦之遇者雖資藉展轉豈得不自愧哉

戲楊元發

楚令尹子西將死家老請立子玉爲之後子玉直

視則則於是遂定昭奚恤過宋有饋蕢肩者昭奚恤阿阿以謝爾後阿阿則則更爲歎息聲嘗究其所自乃得於此元發偶有所系蒼黃失據屢詰之輒阿阿則則予固知元發非二人者不知其聲從何而致請知者注出

偶書

儁傑廉悍雅健雄深蓋嘗見其人矣既獨立於千仞之上則下視萬物如在掌握間足一跌遂至於

訖死不復振故曰知所愛則知所養也不有其養則無異自臥於地以望百赤樓上其免於物役固難矣所謂儁傑廉悍雅健雄深者尚何足云纔一間爾而相反如是所以擇術不可不謹也

贈人

丙戌正月九日過彥國明窗稍埋蘊火取暖焚香烹茶翛然相向欲歸而德威遽至復坐笑語徐視几上散帙得杜詩五代史廬陵歐公集宋文選不

覺駭愕輒謂彦國曰子之膽過身矣已而抵掌相顧曰膽未足大姑我學屠龍爲有罪姑溪老人

書劉九思建茶硯屏

番陽鍾弱翁少有出塵意中間輒崢嶸戎馬間以功名乎表裏晚乃致位通顯然無妻妾所與俱者纔一族子似已不自得於半塗之失矣故每於世外人必從容展盡若相氣類者上饒劉思道以術名於世嘗得其建茶硯屏云笞嘗相遇於京師臨

分以之爲別其義不可忘也遂命工成就之予方有所適思道冒大江特見訪於歷陽出以相示因以記其所自來亦以尋吾弱翁之舊也崇寧五年九月二十日

余梓姑溪詞一卷行世久矣恨未見其全集戊寅歲莫遇蕭伯玉先生於吳門舟次見余集宋元諸名家題跋盛稱姑溪老人可比阿師雖同門四學士六君子不能及也因出抄

本見眎不啻旨人索途而俄與之策矣但此老好用古字如互作耳尺作赤帙作秩之類甚多讀者每訝余刻之譌輒為更易何異認就理為袖裏改出就入就為出袖入袖邪其辨論痿鶴銘迺曰吾知為佳字何必紛紛於晉唐恐南邨老人見之未免噴飯矣海隅毛晉識

姑溪題跋卷之二終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書史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張嘯天）

朱 ㊥E五二〇八